

“逼”与“演”

——一堂美术公开课后的记

■张炳俊

2002年3月，我在一所地处城乡结合点的小学上了一堂美术公开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少有的备课方式和“逼”出的课堂教学。

这是一次带考核和竞争性质的公开课。课前，教研室的老师通知我们只带一支笔和几张白纸，其余什么都不准备。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到校，抽签、定课、备课（详略自定），时间一节课（四十分钟）。我抽的是开学刚领到的川教版美术实验教材第八册第三课《绿满家园》。面对逐渐升温的天气和从未上过的年级、教材，我这个已有13年教龄的教师头上开始冒汗了。没有参考书，没有范画，没有任何资料 and 材料，更难的是我要面对不知底细的“乡下”孩子：他们平时怎么画的？基本素质如何？看着仅有的教材上四幅儿童习作，我手托下巴，沉思于这少有的备课中……

开始上课了。我走到教室门口，一瞥眼，除了前五排的学生，后面坐满了听课的领导 and 老师们，心里略有些紧张，但很快就放松了，我看见了学生们那渴求和好奇的眼神。“同学们见过沙漠吗？它是什么颜色？”我先发问。“老师，我说！”“我来！”学生们齐刷刷举起了手，我的心彻底放下了。“是黄色。”“沙漠里有人住吗，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水，没有树、蔬菜和粮食。”我的课就这样顺利地开展了。

“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请同学们想一想，再透过教室两边的玻璃窗向外看看。”“绿色。”“粉红色。因为我们江南镇刚举办了第三届桃花节，桃花还正开着呢，漫山遍野都是！”“还有黄黄的油菜花。”“我们生活在一个绿色家园中，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有诗赞道：‘夔州城南天下稀！’”我话锋一转：“如果有一天，我们这美丽的家园

被沙漠侵吞了，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这个大家园被垃圾、沙漠、风暴淹没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教室里一阵寂静，稍倾，同学们就议论开了，举起了手：“植树造林！”“保护环境！”“从现在做起，不让沙漠侵占我们的家园！”同学们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进入作业时间了。我用黄色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光秃秃的满是沙漠的地球，添上正在流泪的双眼、哭泣的嘴，根据学生准备用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画一棵树、一朵花、一丛草，或是一块庄稼、一座房子、一个动物，彩色黑白均可，沿边撕下来，贴到黑板上的地球表面，人人动手，绿化、美化正在流泪的大家园！”一声号召，同学们你画一样，我撕一块，很快，绿色的树，红色的花，憨憨的牛，就在这些课前我非常担心的“乡下”孩子手中出现了。我鼓励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拿上去，在地球上找到适当的位置粘好，又启发他们画出、撕出蓝蓝的河水、彩色的云朵……大约过了10分钟，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的绿色家园展现在了大家眼前，流泪的、哭泣的地球也变成了灿烂的笑脸（让学生用粉笔改画）。还有许多学生仍然意犹未尽地画着、撕着，教室里充满了轻松和欢乐的气氛，我们的课在这与平时很不一样的气氛中结束了。

这既是一堂公开课，也是一场演出，但它不是经过无数次场下排练的演出，而是“逼”出来的。我们的美术教学、竞赛、公开课需要深思熟虑的设计、成熟的经验、容易上路的模式。在大谈素质教育、培育有创造精神的学生的今天，更需要这种“逼”出来的、即兴式的、鲜活的“有许多新的想法”和“有更多发挥空间”的“演出”，因为它不成熟、不完美、充满新奇和探索，对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应变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责编/吕谦



京剧艺术 与教学

于永正





1993年春,武汉铁路工人文化宫礼堂。上课的时间已经到了,可是学生没来,把主持这次会的黄老师急得团团转,千余名听课者出现骚动。和我同来上课、讲学的支玉恒老师突然走到台前,对着麦克风说:“老师们,于永正老师不但课上得好,而且京剧唱得棒,还是唱旦角的呢!他嗓音清亮甜美,颇有梅兰芳大师的神韵。咱们欢迎他唱一段,好不好?”

台下掌声四起。——这事哪有说不好的?不息的掌声使我没有一点后退的余地;再说,“救场如救火”。于是,我清了清嗓子,上台唱了《坐宫》中铁镜公主唱的几句“西皮摇板”。“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一句还没唱完,台上台下便掌声雷动。

“怎奈他这几日愁锁眉间”一句刚了,学生们便从前门进来了。

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到昆明,小学界知道我会唱京剧的人不少。

1997年元旦,河南安阳市文峰区教研室唐主任寄给我的贺年卡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话:

“您在安阳唱的京剧至今还绕梁不绝!”

不可信其有。但,似乎也不可信其无。



学京剧讲究一个“默”字。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说:“科班的孩子练完功了,老师常叫坐下来,静一静,默一默。什么叫默?老师说,默就是用脑筋去思索,揣摩。”这个“默”字实在重要。默就是悟。要悟出神来,悟出老师没有讲的、书上没有写的东西来。

特级教师高万同听了我的《新型玻璃》后,说:“我是不敢公开上这种常识性的课文的,干巴巴的,弄不好,就上成了常识课。可是你却上得熠熠生辉。”他特别欣赏我设计的小练笔——《新型玻璃自述》,问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是“默”出来的。是这样,钻研教材要“默”,设计教法要“默”。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那么读呀,想呀。我有好多点子是坐在公共汽车上,躺在床上想出来的。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灵感、灵性吧。但是,灵感不是别的,乃是长期的、不倦地思维所闪现的火花;而灵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主要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说我身上有一点灵性,比别人多一点悟性,我想,与我学京剧、拉京胡、热爱艺术有相当大的关系。谈话结束,高万同老师赠给我听课时写的袁枚的一首诗:

“但肯寻诗便有诗,

灵犀一点是吾师。

夕阳芳草寻常物,

解用皆为绝好词。”

落款是:“听永正弟教《新型玻璃》有感。高万同。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这首诗,通篇讲的不就是一个“默”字吗?



京剧艺术家为达到神妙的艺术境界而艰苦“磨戏”的严谨作风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反映在备课上,我更是一丝不苟,不敢有半点马虎。我备《月光曲》时,想一开始便要求学生简要地复述贝多芬谱写《月光曲》的美丽传说。又一想,觉得不妥,因为从理论

上讲,简要地复述难于具体复述。再一想,六年级的学生了,概括地复述该不成问题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找三个学生

试一下。结果,这三位学生读了一遍课文后,都能概括地把这个传说讲出来;要他们具体地说,却都有困难。难在哪儿?难在穷兄妹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引起的那一大段联想上。于是,定下来,先简要复述,再具体复述。按此,我第一次应邀到一所小学上《月光曲》,便获得了成功。

我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目光久久地落在鲁迅先生送给侄女的两本书的名字上:《表》、《小约翰》。送书,说明了鲁迅对侄女的关心。但这两本书是谁翻译的?如果是鲁迅的话,他关心的就不仅仅是周晔一个人了。可惜,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于是,托人到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去查。一查,这两本书果然是鲁迅翻译的!我高兴极了。当我上课把这一点告诉了学生时,学生对鲁迅的认识,对课文中关于给鲁迅“送挽联送花圈的”何以有“学生”的理解,就跟没讲时大不相同了。



京剧界有句话,叫做“无丑不成戏”。“无丑不成戏”的“戏”是指生活。这“生活”自然也包括“教学”。“丑”呢?丑是生活中的一种色彩,一种不可缺少的色彩,尽管其中不乏灰色的。

一天下午,我到一所被人们称为“三类苗”的学校上课。我一走进六年级教室,发现这个班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全班40余位学生中,只有8位男生!8位男生都坐在里边靠窗户的地方。我走过去,弯下腰悄悄地向前排的一位男生:“你们在班里生活得愉快吗?心情舒畅吗?”样子装得“悄悄的”,实际上我的声音全班都听得见。小男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我向女同学那边努努嘴说:“她们不给你们男同学气受吗?你们人这么少,才8个。”

这位男同学哑然失笑。女同学也笑了。他回答说:“还行。”我说:“你的意思是,多少受过点气,不过,能忍受得了。是不是?”学生们笑得更开心了。教学少不了幽默,就像戏少不了“丑”一样。



京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它博大精深,奥妙无穷,我从中得到的裨益是多方面的。这里说的,仅仅是和语文教学有关的。如果说,没有艺术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懂点艺术(不一定是京剧艺术)的老师是“不完整”的老师?

责编/吕谦